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北史演义

[清] 杜纲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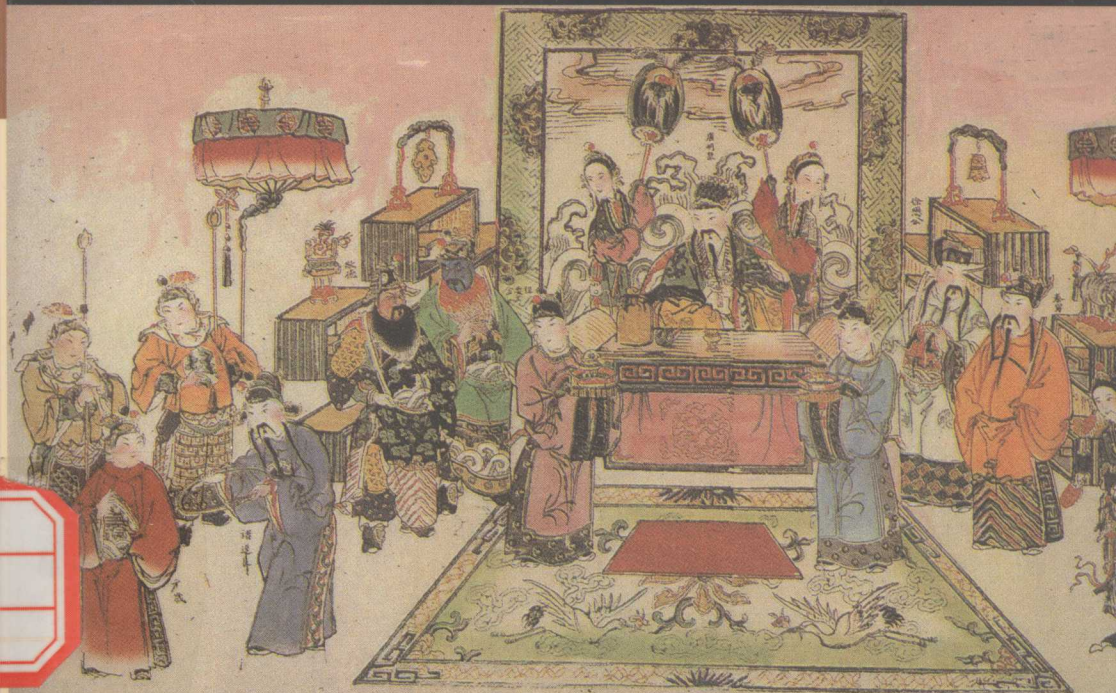
中國古典小說評牛虎標 蔚為大觀 其中許多作品世代流傳 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 為弘揚華夏文化 我社從宋版清室 的古典文學名著中精選有代表性的作品一百種 編成《中國古典小說名著叢書》 叢書具有以下四個特點

第一 全書 內容 精彩 引人入勝 水滸 大鬧 天宮 三打 白骨精 大鬧 天宮 三打 白骨精 大鬧 天宮 三打 白骨精

第二 名 著 經典 家喻戶曉 水滸 大鬧 天宮 三打 白骨精 大鬧 天宮 三打 白骨精 大鬧 天宮 三打 白骨精

第三 讀 本 適合 青少年 閱讀 水滸 大鬧 天宮 三打 白骨精 大鬧 天宮 三打 白骨精 大鬧 天宮 三打 白骨精

第四 插 圖 作品 均配有 若干 幅精美 的插圖 這些插圖 大多 選取 自 繪畫 善本 中的 精確 或由 當代 畫家 重新 創作 使讀者 能直 觀地 感受到 作品的 內容 情節 如見其人 如聞其聲 增強 審美 情趣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北史演义

[清] 杜纲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史演义 / (清) 杜纲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3. 07 重印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ISBN 978 - 7 - 5080 - 6416 - 1

I. ①北… II. ①杜… III.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清代
IV. ①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4387 号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07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07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670 × 970 1/16 开

印 张: 21

字 数: 317.1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前 言

《北史演义》是我国清代一部著名的历史小说,其作者杜纲(约1740年—约1800年),字振山,江苏昆山人,是乾隆时期著名的通俗小说作家。他同时还著有《南史演义》一书。

《北史演义》讲述的是这样的一个历史故事:北魏宣武帝时期,高肇当权,总揽国政,又献女以固宠。女被立为高妃。朝廷曾有旧制:太子得立,必须斩杀其母,以防止其母日后乱政。众妃皆焚香祝天,情愿生下诸王公主,不生太子以求全性命。唯有胡妃希望所生之子被立为太子,己虽身死而无憾。后来,胡妃之子四岁时,皇帝果真要立他为太子,势必杀胡妃。胡妃泰然处之,面无惧色。皇帝颇为感动而更改祖制,赦免了胡妃。后宣武帝驾崩,孝明帝即位。高后于是派人刺杀胡妃,以绝后患。胡妃因而避入东宫。高阳、湖河二王奉遗诏辅政,诛杀了高肇,废黜了高后为尼,尊胡妃为太后,临朝听政。而胡太后崇信佛法。国家用度日渐空虚,她又大事妆饰,经常外出巡幸。孝明帝年十八岁,眼见太后恣行淫乱,便发密诏令尔朱荣入宫诛杀太后。胡太后闻讯大惊,鸩死了孝明帝,以公主为太子,立为帝。尔朱荣率兵进朝,将太后并幼主投于河中,奉长乐王入京,立为孝庄帝,立其女胡国媛为后。后高欢便以除尔朱之虐为名,举兵建义于信都,立渤海太守元朗为帝。他打败了尔朱氏之后,又迎立平阳王元修为帝,是为孝武帝。高欢又北取晋阳,恒山夫人生擒了孝庄尔朱后而还。高欢见其貌美而心爱之,私逼成婚。孝武帝闻此讯而非常恼怒,跟大臣斛斯椿密谋,欲除掉高欢。高欢闻讯进入洛阳,立清和王的世子善见为帝。自此,北魏被一分为二,黄河以西为西魏,黄河以东为东魏。西魏宇文泰此时挟天子以令天下,孝武帝不过徒有虚名。借着孝武帝纳从妹平原公主为妃,宇文泰便杀了她,又弑了孝武帝,而立南阳王宝炬为帝。武帝死后,宣帝即位,立即诛杀王轨,重蹈齐帝覆辙,大权旁落到外戚杨坚的手中。杨坚招贤纳士,广蓄势力,终于取代了周帝,建立了隋政权,之后又派兵攻

灭了南陈。自晋代以来,南北分裂,东西割据达三百余年的局面结束了,天下完成了统一。

《北史演义》在清代曾被列为禁书,先是于道光年间由浙江巡抚查禁,列入禁书书目,后又于同治七年再次被丁日昌列入查禁书目中。然而细观全书,未有严重的淫秽描写,即使采自野史的宫廷秘事,也是简要描写,以能表现人物性格为限,而不着意渲染。

当时《北史演义》曾有多种刊本与《南史演义》合刊,但清廷未查禁《南史演义》。可能是由于《北史演义》写的都是胡人,清统治者见“胡”而生忌,或者是清统治者甚至连为刻画人物而需要的涉及淫秽的内容也是不允许出现的。

此次再版,我们对原书中的笔误、缺漏和难解字词进行了更正、校勘和释义,对原书原来缺字的地方用□表示了出来,以方便读者阅读。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其中难免有所疏失,望专家和读者予以指正。

编 者
2011 年 3 月

叙

今试语人曰：尔欲知古今之事乎？人无不踊跃求知者。又试语人曰：尔欲知古今之事，盍读史？人罕有踊跃求读者。其故何也？史之言质而奥，人不耐读，读亦罕解。故唯学士大夫或能披览，外此则望望然去之矣。假使其书一目了然，智愚共见，人孰不争先睹之为快乎！晋陈寿《三国志》结构谨严，叙次峻洁，可谓一代良史。然使执卷问人，往往有不知寿为何人，《志》属何代者。独《三国演义》虽农工商贾、妇人女子，无不争相传诵。夫岂演义之转出正史上哉，其所论说易晓耳。然则《北史演义》之书，诂可不作耶？虽然又有难焉者，夫《三国演义》一编，著忠孝之谟^①，大贤奸之辨，立世系之统，而奇文异趣错出其间，演史而不诡于史，斯真善演史者耳，《两晋》、《隋唐》皆不能及。至《残唐五代》、《南北宋》，文义猥杂，更不足观，叙事之文之难如此。况自魏季迄乎隋初，东属齐，西属周，其中祸乱相寻，变故百出，较之他史头绪尤多，而欲以一笔写之，不更难乎？草亭老人潜心稽古，以为此百年事迹，不可不公诸见闻。于是宗乎正史，旁及群书，搜罗纂辑，联络分明，俾数代治乱之机，善恶之报，人才之淑慝^②，妇女之贞淫，大小常变之情事，朗然如指上螺纹。作者欲歌欲泣，阅者以劝以惩，所谓善演史者非耶？余尝谓历朝二十二史是一部大果报书。二千年间出尔反尔，倂得倂失，祸福循环，若合符契，天道报施，分毫无爽。若此书者，非尤大彰明较著者乎？余故亟劝其梓行，而为之序。

乾隆五十八年岁在癸丑端阳日愚弟许宝善撰。

① 谟(mó)——策略。

② 淑慝(tè)——善良与邪恶。

北史演义凡例

一、是书起自魏季，终于隋初。凡正史所载，无不备录，间采稗史事迹，补缀其阙，以广见闻所未及。皆有根据，非随意撰造者可比。

一、是书以北齐为主，缘始于尔朱氏，而宇文氏继之，故皆详载始末，而于北齐事则尤详。

一、叙战事最易相犯，书中大小数十余战，或斗智，或角力，移形换步，各个不同。

一、兵家胜败有由，是书每写一战，必先叙所以胜败之故。或兵强而败形已兆，或兵弱而胜势已成。结构各殊，皆曲曲传出，俾当日情事阅者了然心目。

一、书中叙梦兆，叙卜筮，似属闲文，然皆为后事埋根，此文家草蛇灰线法也。

一、叙事每于极忙中故作闲笔，使忙处不见其忙，又忙处益见其忙。

一、是书每写一番苦争恶战，死亡交迫，阅者方惊魂动魄，忽接入闺房燕昵，儿女情长琐事以间之，浓淡相配，断续无痕，总不使行文有一直笔。

一、是书头绪虽多，皆一线贯穿，事事条分缕晰，以醒阅者之目。

一、是书叙事有不使即了，而留于他事中方了之者；有略于本文，而详于旁述者，要看他用笔伸缩处。

一、书中紧要事，必前提后缴，以清眉目。

一、书中紧要人，皆用重笔提清，令阅者着眼。

一、叙书中勇将若尔朱兆、高敖曹、彭乐、贺拔胜等，同一所向无敌，而气概各别，开卷即见。

一、高氏妃嫔，娄妃以德著，桐花以才著，尔朱后、郑娥以色著，故不嫌详悉。余皆备员，可了即了，以省闲笔。

一、孝庄诛尔朱荣，周武诛宇文护，兰京刺高澄，皆猝起不意，事极忙乱，写得面面都到，笔意全学龙门。

2 北史演义

一、书中女子以节义著者，如西魏宇文后，殉节于少帝；尔朱妃媛嫚娟^①，殉节于陈留王元宽；岳夫人灵仙，殉节于高王；齐任城王妃卢氏，家灭不改节；周宣帝后杨氏，国亡不变志。皆用特笔表出，以示劝勉之意。

一、凡叙男女悦好，最易伤雅。此书叙魏武灵后逼幸清和，齐武成后私幸奸僧，高澄私通郑娥，永宝私通金婉，无不曲折详尽，而不涉一秽褻之语，避俗笔也。

一、齐之文宣淫暴极矣，又有武成之淫乱，周天元之淫虐继之，卷中列载其事，以见凶乱如此，终归亡灭，使人读之凜然生畏。

一、叙高氏宫室壮丽，庭院深沉，府库充实，内外上下，规矩严肃，的是王府气象，移掇士大夫家不得。非若他书形容朝庙威仪，宛似市井富户模样也。

一、欢逐君，泰弑主。欢居晋阳，遥执朝权；泰居同州，独握政柄。泰战败，几死于彭乐；欢战败，几死于贺拔胜。泰劝帝娶蠕蠕国女，欢亦自娶蠕蠕国女。欢死而洋篡位，泰死而觉窃国。欢之子孙戕于一本，泰之诸子亦戕于骨肉。其事若遥遥相对。唯泰女为后殉节，欢女以帝后下嫁，则欢好色而泰不好色，故所以报之者亦殊。

一、南朝事实有与北朝相涉者，略见一二。余皆详载《南史演义》中，即行续出。

^① 媛(yuān)娟——轻柔美好的样子。

目 录

第 一 卷	魏宣武听谗害贤	高领军固宠献女	 (1)
第 二 卷	于皇后暗中被弑	彭城王死后含冤	 (5)
第 三 卷	改旧制胡妃免死	立新君高肇遭刑	 (10)
第 四 卷	白道村中困俊杰	武川城上识英雄	 (15)
第 五 卷	怒求婚兰春受责	暗行刺张仆亡身	 (20)
第 六 卷	谐私愿六浑得妇	逼承幸元怱上蒸	 (25)
第 七 卷	幽母后二贼专权	失民心六镇皆反	 (30)
第 八 卷	太后垂帘重听政	统军灭贼致亡身	 (35)
第 九 卷	骋骑射沃野遇仙	迫危亡牛山避寇	 (40)
第 十 卷	五原路破胡斩将	安亭道延伯捐躯	 (44)
第 十 一 卷	天宝求贤问刘贵	洛周设计害高欢	 (49)
第 十 二 卷	剪劣马英雄得路	庇幸臣宫阙成仇	 (54)
第 十 三 卷	赐铁券欲图边帅	生公主假作储君	 (59)
第 十 四 卷	内衅成肃宗遇毒	外难至灵后沉河	 (63)
第 十 五 卷	改逆谋重扶魏主	贾余勇大破葛荣	 (68)
第 十 六 卷	魏元颢长驱入洛	尔朱荣救驾还京	 (73)
第 十 七 卷	赵娉无辜遭大戮	世隆通信泄群谋	 (78)
第 十 八 卷	明光殿强臣殒命	北中城逆党屯兵	 (83)
第 十 九 卷	战丹谷阵亡伯凤	缩黄河天破洛阳	 (88)
第 二 十 卷	救帝驾逢妖被阻	战恒山释怨成亲	 (93)
第 二 十 一 卷	尔朱兆晋阳败走	桐花女秀容立功	 (98)
第 二 十 二 卷	立广陵建明让位	杀白鸛高乾起兵	 (103)
第 二 十 三 卷	假遣军六镇愿反	播流言万仁失援	 (108)
第 二 十 四 卷	据邺城四方响应	平洛邑百尔归诚	 (113)
第 二 十 五 卷	立新君誓图拨乱	遇旧后私逼成婚	 (118)
第 二 十 六 卷	运神谋进兵元旦	追穷寇逼死深山	 (123)
第 二 十 七 卷	乙弗氏感成奇梦	宇文泰获配良缘	 (128)

第二十八卷	思政开诚感贺拔	虚无作法病高王		(133)
第二十九卷	妖术暗侵凶少吉	神灵阿护死还生		(138)
第三十卷	宇文定计敌高王	侯莫变心害贺拔		(143)
第三十一卷	黑獭兴师灭陈悦	六浑演武服娄昭		(148)
第三十二卷	魏孝武计灭晋阳	高渤海兵临京洛		(153)
第三十三卷	逼京洛六浑逐主	奔长安黑獭迎君		(158)
第三十四卷	娶国色适谐前梦	迁帝都重立新基		(163)
第三十五卷	送密函还诗见拒	私宫婢借径图成		(168)
第三十六卷	施邪术蛊惑夫人	审私情加刑世子		(173)
第三十七卷	改口词曲全骨肉	佯进退平定妖氛		(178)
第三十八卷	黑獭忍心甘弑主	道元决志不同邦		(183)
第三十九卷	梦游仙玉女传音	入辅政廷臣畏法		(188)
第四十卷	潼关道世宁捐躯	锁云轩金婉失节		(193)
第四十一卷	结外援西魏废后	弃群策东邳亡师		(198)
第四十二卷	奔河阳救曹殒命	败黑獭侯景立功		(203)
第四十三卷	归西京一朝平乱	惧东邳三将归元		(208)
第四十四卷	私静仪高澄囚北	逼琼仙仲密投西		(213)
第四十五卷	纵黑獭大将怀私	克虎牢智臣行计		(218)
第四十六卷	玉仪陌路成婚媾	胜明誓愿嫁英雄		(223)
第四十七卷	攻玉壁高王疾作	据河南侯景叛生		(228)
第四十八卷	用绍宗韩山大捷	克侯景溺水不流		(233)
第四十九卷	烹荀济群臣惕息	杖兰京逆党行凶		(238)
第五十卷	陈符命群臣劝进	移魏祚新主登基		(244)
第五十一卷	宇文后立节捐躯	安定公临危托后		(249)
第五十二卷	晋公护掌朝革命	齐主洋乱性败常		(254)
第五十三卷	烧铁笼焚死二弟	弃漳水杀尽诸元		(260)
第五十四卷	齐肃宗叔承侄统	周武帝弟继兄尊		(265)
第五十五卷	弃天亲居丧作乐	归人母惧敌求成		(270)
第五十六卷	争宜阳大兵屡却	施玉珽天诛亟行		(275)
第五十七卷	和士开秽乱春宫	祖孝征请传大位		(280)
第五十八卷	琅琊王擅除宵小	武成后私幸沙门		(285)

第五十九卷	齐后主自号无愁	冯淑妃赐称续命	 (291)
第六十卷	拒敌军延宗力战	弃宗社后主被擒	 (296)
第六十一卷	捋帝须老臣爱国	扞杖痕嗣主忘亲	 (301)
第六十二卷	修旧怨股肱尽丧	矫遗诏社稷忽倾	 (306)
第六十三卷	隋公坚揽权窃国	尉迟迥建义起兵	 (311)
第六十四卷	代周家抚临华夏	平陈国统一山河	 (317)

第 一 卷

魏宣武听谗害贤 高领军固宠献女

粤自炎汉之末，天下三分：曹操夸有中原，孙权雄距江东，先主偏安西蜀，鼎峙者数十年。司马氏兴，篡魏、灭蜀、吞吴，四海一统。晋武帝崩，惠帝继立，庸懦昏愚，贾后乱政，诸王日寻干戈，遂成五胡之乱。刘渊称汉，李特号蜀。刘曜继汉而称前赵，石勒灭曜而称后赵。前秦则苻氏，后秦则姚氏，西秦则乞伏国仁。燕则前有慕容皝，后有慕容垂，西为慕容冲，南为慕容德。其后冯跋据昌黎，又称北燕。凉亦分四：前凉张轨，后凉吕光，南凉秃发乌孤，西凉李嗣，北凉沮渠蒙逊。而赫连勃勃据朔方，国号大夏。晋之子孙在北者屠灭殆尽。唯琅琊王睿系宣帝曾孙，相传其母夏侯妃通小吏牛金而生。当日见中原大乱，遂同西阳王琨等渡江南来，众遂奉之为君。延西晋之统，而弃中州于不问，一任五胡云扰，互相吞噬。于时拓拔皐兴于代北，改代称魏。乘燕慕容氏衰，南取并州，东举幽、冀，国日以大。晋安帝隆安二年即帝位，建都平城，是为道武皇帝。道武殂^①，明元帝立。明元殂，太子肃立，是为太武帝。其时诸邦皆灭，唯北凉、北燕、夏三国尚存。太武悉平之，除却东南半壁，中土皆为魏有。太武殂，延及文成、献文，国家无事。孝文即位，宽仁慈爱，精勤庶务，以平城地寒，迁都洛阳，改称元氏。性好读书，善属文，诏策皆自为之。好贤乐善，百姓皆安，天下大治。魏世称为极盛。使承其后者克肖其德，则魏业之隆，再传之千世万世，何至一传而后奸雄并起，遂成高氏、宇文氏篡夺之祸哉！贾子^②曰：“天下，大器也。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语云：“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自古败亡之祸，未有不自朝廷无道始也。

话说魏自孝文帝崩，太子恪立，是为宣武帝。帝年十六，不能亲决庶务，委政左右近臣。最用事者，国丈于烈、皇舅高肇。肇又尚帝姑高平公

① 殂(cú)——死亡。

② 贾子——西汉贾谊。

主,与于烈并为领军,手握重兵,权重一时,群臣侧目,虽诸王亦皆畏之。时有咸阳王元禧,系献文帝子,与于烈不睦,见帝宠信他,屡加显职,而身为帝叔反遭疏忌,深怀怨望,府中蓄养丁壮,招纳四方术数之士。与御前直寝符承祖、薛魏孙,黄门侍郎李伯尚,直阁将军尹龙武结为死党,窥待朝廷有衅,从中举事。一日,帝将驾幸北邙,六军从行。禧谓承祖、魏孙曰:“主上出幸,京师虚弱。汝等为侍驾臣,朝夕在侧,图帝甚易。吾起于内,汝应于外,大事可立成。富贵共之。”二人应诺而去。次日,遂集其党数十人,在城西宅内同议起兵。尹龙武曰:“主上虽出,高肇、于烈留守,必有严备,府中兵士何足以济?贸然为之,恐无成而受祸,王宜缓之。”伯尚亦以为不可。于是众皆疑惧,其谋遂寝。

再说帝在邙山,因天气酷热,乃止于山之浮屠^①阴处,摆设卧具,假寐帐中。直寝薛魏孙、符承祖先预逆谋,而咸阳疑惧中止却未知之。魏孙见帝睡熟,将利刃藏于衣底,便欲行刺。走至帐下,见帝容貌如神,未敢下手。承祖从后牵其衣曰:“吾闻杀天子者身当癩,汝何利乎?”魏孙持刀而退。帝开眼见二人密语,形状闪烁,忙即起身。时于烈之子于登亦司直寝,适至阶下,帝遂呼令执之。随驾者俱到,搜出利刃,将二人背剪。帝亲拷问,二人料难瞒隐,大呼曰:“非臣敢反,乃咸阳王教臣如此耳!”帝大惊,遂囚二人于幕下。忽御前军士奏报,拿获一人刘小苟,系咸阳亲卒,来告咸阳反状。帝讯之得实,恐京师有变,深为疑惧。于登奏曰:“臣父为领军,必无所虑。”帝乃遣登飞马入京观之。登至京,其父于烈已下令严备。使登回奏曰:“臣虽朽迈,心力犹足。禧等猖狂,不足为虑。愿帝徐还,以安人心。”帝闻奏大悦,谓登曰:“朕嘉卿忠款,赐卿以忠为名。”于是于登改名于忠。帝遂连夜起驾,五更即抵皇城。入宫后,即着于烈父子领兵去捉咸阳。

且说咸阳王谋叛不成,心不自安,尚不知事已败露,与两个爱姬申屠夫人、张玉妹宿于洪池别馆。夜半左右来报,有千万马嘶之声从洪池西北而来。王大惊,知事泄,急上马走。二姬及心腹二三十人亦狼狈上马,相从而逃。行未数里,两姬在后,已被捉去。从人皆散,单存尹龙武一人。因向龙武道:“今投何处去好?”龙武道:“不如投梁。”盖其时南朝已易四

^① 浮屠——此指佛塔。

代,正值梁武开基,故龙武劝其南奔。咸阳不应,龙武道:“我生死从王,今追兵已近,奈何?”行至柏坞岭,于烈父子追及,遂与尹龙武一同被执,解至洛阳。帝命囚之华林都亭,使军士守之。时热甚,帝敕断其水浆,咸阳渴闷垂死,侍中崔光见而怜之,进以酪浆升余,王始苏。

却说咸阳兄弟七人:长孝文、次咸阳、三赵郡王、四广陵王、五高阳王、六彭城王、七北海王。昆弟中唯彭城王勰最贤。当日闻咸阳反事,不胜悲悼,因在帝前与诸王大臣共议咸阳之罪,劝帝斥为庶人,幽之内省,尽其天年。帝未决。于烈、高肇共奏道:“咸阳无父无君,死罪难赦。”帝从之,乃命归旧邸,并其妃李氏同日赐死;幽其子女,党叛者皆斩;籍没财产,以赐高、于两家;选其歌姬舞女,充入内廷。有旧宫人感咸阳之恩,作歌悲之。其歌曰:

可怜咸阳主,奈何作事误。金床玉几不能眠,夜宿霜与露。洛水湛湛弥长岸,行人那得渡。

其歌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闻之,无不洒泪。

再说彭城友爱异常,当日不能救咸阳之死,心甚惨戚。后又闻其长子元通逃往河内太守陆琇家,琇不念旧恩,杀之,封首入朝,心益悲痛。故不遇朝谒,终日在府闷坐。一日,有天使来召,入朝见帝。帝赐坐,启口道:“有一事劳卿,卿为朕玉成之。朕大婚三载,尚无子嗣。今闻已故皇舅高偃有女秀娥,年十六。前日高平公主来朝,称说其女才色兼备,德貌无双。朕欲纳之,烦卿去宣朕意。”彭城知事出高肇,欲图椒房^①之威以固其宠,便奏道:“此系文昭皇后侄女,于陛下为表姊妹,不宜充作妃嫔。”帝曰:“此却何害。朕欲遣卿去者,观其色果何如耳。”彭城不敢违,先至肇家,宣达帝意。然后与肇同至偃府,肇令秀娥出见,果然天姿国色。暗想:“此女入宫,必得帝宠。但眼俊眉丰,恐无淑德。况肇非良善,现已恃宠弄权,将来又得内援,必更横行无忌,贻祸国家。”因即起身相别,回奏道:“此女虽有颜色,但轻盈而无肌骨,恐非受福之人。”帝闻奏,遂置不问。肇知之,深怨彭城。一日,帝坐便殿,直寝于忠侍。帝偶言:“高偃女有美色,彭城言其福薄不可入宫,朕甚惜之。”忠亦与彭城不睦,因言:“彭城误

① 椒房——后妃住的宫殿用椒和泥涂壁,温暖有香气,取多子之义,后用为后妃的代称。

我主矣，此女美丽如仙，岂无异福？”帝遂决意纳之，便命有司具礼迎入。帝见秀娥芳华淑质，光彩动人，后宫罕有其匹，不胜惊喜。是日，即册为贵嫔，宠冠六宫。于是疑彭城为欺己，益加恩高氏。

且说魏自孝文以来，崇尚佛教，大兴寺院，王侯贵家女子有入道修行者。武安伯胡国珍之妹在胡统寺为尼，号曰静华真净禅师，以家门贵显住持山门。国珍夫人皇甫氏久无生育，于太和十三载忽然怀孕，生下一女，红光紫气照耀一室，国珍奇之。有卜人赵明者，密令卜之。赵云：“此女大贵，异日当为天下母，但恐不获善终。”国珍大喜，名之曰仙真。此即武灵胡太后也。后夫人又生一女，名曰琼真。夫人早卒，二女皆幼。净师哀其无母，携仙真人寺抚养。仙真渐长，性质聪明，妙通文墨，圣经佛典一览便晓，容色更极美丽。净修初欲收之为徒，恐其不了。年十六，送归国珍。时帝以皇嗣不生，引僧道于朔望^①日在式乾殿广修善事，召集诸王、驸马、宰辅大臣，讲求佛典。又斋僧众于广阳门以求太子。后亦延召女僧，于后宫诵佛求福。国珍妹净师亦入讲经。于后见其精通佛典，甚加敬重。每人宫辄二三月不出，朝夕谈论，情意投合。一日，后语净师曰：“师在外见有良家女子才色兼备者乎？”净师道：“有。”后问：“谁家之女？”净师道：“尼兄国珍之女。年十七，名仙真，才貌德性，世无其偶。”后曰：“汝能引来一见乎？”净师道：“娘娘欲见此女，尼即带他来见。但宫禁森严，出入恐于未便。”后曰：“汝奉我命有何干碍？”净师应诺而去。遂到胡国珍家，传述于后之命欲见仙真，着他带领入宫。国珍道：“女孩儿家从未识朝廷礼数，如何见得帝后？”净师道：“侄女自幼聪慧，入宫见驾断不至于失礼。况有我在，可以无忧。”因向仙真道：“后命难违，定当从姑入见。汝心惧否？”仙真曰：“后犹母也。以女见母，何惧之有？”国珍、净师闻之皆喜。次日五更起身，遂同净师入宫。宫门上见是净师，往来惯熟，便即放入。净师先至后前奏知，然后带领仙真跪在金阶，行朝拜之礼，口呼娘娘千岁。于后便命平身，召上赐坐。细看仙真，态度端凝，容颜美丽。启口之间不但声音清楚，亦且应对如流，心中大喜。仙真初入大内，不敢久留，便即告退。后以明珠一粒赐之。仙真拜谢。内侍送出宫门，自有家人迎接回府。净师亦欲辞出，于后道：“师且莫归，我尚有话与你说。”未识于后所言何事，且听下回细讲。

^① 朔望——朔日和望日，即农历每月初一和十五日。

第二卷

于皇后暗中被弑 彭城王死后含冤

再说于后留住净师不放，净师只得住下，启问有何旨意。于后道：“我因皇嗣未生，欲采良家之女，以充嫔御。今见汝兄之女才貌若此，正堪作嫔王家。我当奏知官家^①，纳之后宫。汝意以为可否？”净师道：“此女蒙娘娘不弃，便是莫大之恩了。但臣兄素爱此女，臣尼不能做主，须与臣兄言之。”于后道：“汝兄胡国珍亦朝廷大臣，自当待其心肯，方可相召。卿今速回，与尔兄言之。”净师奉了于后之命，即到国珍家来。斯时仙真方归，正在堂中告诉于后相待之厚。忽报净师至，父女接见，两下坐定。净师道：“方才正宫有命，以嫔嫗未备，欲选淑女，甚爱仙真德性温柔，仪容俊雅，欲奏知天子，纳于后宫。特命我来作合，未识兄意允否？”国珍道：“后虽宽仁，而高妃正当宠幸。我女入宫，恐终见弃，是误她终身了。窃以为不可。”净师道：“兄不忆卜者言乎？进宫以后若生太子，贵不可言矣。”因回顾仙真道：“汝意云何？”仙真道：“身为女子，恨不能置身通显，光耀门闾。入宫倘有遭际，亦可荣及父母，此儿之愿也。”国珍见女已允，不好推却。净师入宫复命。

明日，即有天使聘召，国珍只得送女进宫。帝见仙真虽不及高妃之美，而容颜亦复不群，因即拜为充华。后见之，愈加欢喜，拨给宫女十二名，赐居紫华宫。充华自念帝眷若此，朝夕便得承幸。哪知正值高妃得宠之时，帝无心别恋，在宫数月，不得见帝一面。于后不悦曰：“帝若无情此女，吾误之矣。”一日，充华来朝，后命之曰：“今日圣驾必来吾所，吾邀帝同至汝宫。汝速回去，设宴以候。”充华领命。未几，帝与后果至，充华接驾。帝赐座于旁，后谓充华曰：“今日驾来，汝不可不作主人。”充华设宴上来，帝与后上坐，身自陪饮。也是充华福至心灵，顾问之际，语语合意，帝大悦。后曰：“闻汝善箫，试吹一曲佐酒。”充华承命，便取出玉箫吹弄。

^① 官家——指皇帝。

果然声情婉转，余韵绕梁。帝心益喜，流连至晚，不觉沉醉。后命宫女扶帝入寝，谓充华曰：“今夕承恩，小心侍驾。”言毕起身而去。是夜，充华方沾雨露。至次日，帝始知在充华宫中，追思昨日之事，笑曰：“后真世间贤妇也。”自此充华常得恩幸。六宫闻之，皆颂于后之德，愿其早生太子。未几，后果怀孕，弥月之后，遂生一子。帝大喜。群臣入贺。下诏蠲免^①粮税，尽赦轻重罪犯，虽谋逆子孙亦蒙释放。于是元禧之子元翼等亦蒙赦出。彭城哀其孤苦，收养在家。

元翼年已十七，痛遭家变，泣告彭城道：“父死五年，尚埋浅土，愿叔父怜之，如得奏知天子，许以改葬，虽死无憾。”彭城念其孝心，带领元翼入朝，将改葬咸阳之意乞恩于帝。帝怒曰：“逆臣之子得蒙赦宥，已邀宽典，何得更为渎奏！”深责彭城。元翼归，见帝怒未息，惧有后祸，遂同元昌、元晔乘间南奔，梁武纳之，封其职如父。边臣以闻，高肇因言于帝曰：“元翼之叛，彭城实纵之。”帝于是不悦彭城。肇又因于后生子，帝宠日隆；高妃无出，惧后宠衰，密使人授计于妃，令其害后母子。

一日，正遇于后诞辰，众妃嫔皆朝贺，后皆赐宴。帝与后上坐，余以次列坐。宴罢，高妃奏帝道：“妾感娘娘大恩，愧无以寿。明日妾有小酌，欲屈陛下与娘娘驾临迎仙宫，以尽一日之欢，望陛下鉴纳。”帝谓后曰：“不可负妃诚意，朕与卿须领其情。”后依帝言，高妃拜谢。明日，帝与后共宴于高妃所。宴后归宫，后胸中若有宿物，忽忽不乐。三日后，对帝泣道：“妾近有疾痛，患莫能救，恐将长别陛下。愿陛下抚视太子，使得长大，妾万幸矣。”言讫遂崩，年止十九岁。帝甚悲痛，合宫皆哭。众尽疑高妃所害，而不敢言。高妃既害后，微闻宫中人言籍籍，因念太子日后若知，必怨高氏，貽祸不小。适太子有小疾，因密与肇谋，贿嘱御医王显下药害之，太子遂亡。众人共知高氏所为，而帝亦不究。盖自高妃擅宠于内，高肇用事于外，虽于烈父子亦不敢与抗也。

肇尤忌宗室诸王，每在帝前百端离间。北海王元祥为人放荡不节，然无大过。与肇不和，肇谮之于帝，言其党结私人，意在谋反。帝信之，收付大理寺，废为庶人。肇密使人杀之。京兆王元愉，孝文第三子，帝之弟也，性气暴急，却爱文学，招延名士，朝野称之。亦为高肇所忌，进谗于帝曰：

^① 蠲(juān)免——免除赋税、徭役。